

张载“生生之论”视域下的生死观

庞鑫

(湖南大学 岳麓书院, 湖南长沙 410000)

摘要: 在生生哲学视域下, 张载由“生生之谓易”的认识出发, 构建气的聚散一体的本体认识。由天地万物皆为一气所化生, 气有聚散而无生灭出发, 将形而上天道与形而下人道之域相关联, 产生了人之生死乃气之聚散, 人死非归于无、死生有命的生死观。这种气化生死观既与“一阴一阳之谓道”的乾坤之道相接, 又与“乾称父, 坤称母”的“天亲合一”的观念结合, 进而产生“存, 吾顺事, 没, 吾宁也”顺生安死的人生观。这种对生与死的超越, 对后世人生哲学产生深远影响, 也体现了张载在“生生”视域下向“家本主义”的周礼宗法思想的历史回归。

关键词: 张载; 生生; 气; 生死; 存顺没宁

中图分类号: B222 **文献标识码:** A

“生生”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范畴，同时作为儒家思想的内在维度，从秦汉到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对“生生”思想倡导和重视的不在少数。至近现代，学界对“生生”观念正视并将其上升到重要地位，许多学者将儒家“生生”哲学思想突出出来，作为儒家宇宙论或形而上学的基本特征，认为“生生”是儒家思想的结穴，更是儒家思想的本体。对“生生”思想的研究也衍生出儒家生生思想，生生儒学，生生伦理学，生生哲学等诸多话题。其中包括梳理儒家、易学生生思想产生的脉络，结合“生生”文本出处《易传·系辞篇》和先秦语义背景对“生生”的界定问题，对儒家、易学生生思想的义理结构、思想特质的论述，探讨“生生”与其他思想（如佛、道、西方哲学等）的关联性，及“生生”哲学思想研究的现实意义等。而在探讨“生生”思想中“生”的面向问题时，关于“生生”哲学思想中朝向死亡和过去的维度，也即“生”与“死”的关系问题，同样引起学者的关注，关于这一问题的探讨也极具复杂性。作为北宋新理学开山的张载，对其在“生生之论”视域下生死观、鬼神观、家的观念等哲学思想的发掘和梳理，对于丰富“生生”哲学中“死亡”向度的研究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本文的思路主要沿着现代学者对于“生生”哲学的已有研究框架下，梳理张载“生生哲学”中的“死亡”面向，发掘其哲学思想的重要价值。

一、生死观产生社会渊源

张载著名的人生抱负四句宣言，“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其精研儒学，关注困世，寻求宏大追求的真实写照，“为万世开太平”的人生抱负，也正是基于对所处社会的现实体贴与深切关注，致使其产生对生死问题的强烈关注。

张载所处时代是一个社会动荡、佛老倡行、道德失范的时期。五代十国的连年战乱，造成北宋初年礼乐崩溃，出现了士不知耻、民不知礼的乾坤颠倒的社会状况，君被臣废，父被子弑等违背纲常伦理的现象经常发生。张载所处的社会环境中，在民风习俗上是鬼神迷信泛滥无当，在思想文化上是佛道哲学日臻成熟，长期的战乱和儒学各个宗派的长期衰落，造成佛教日益对儒学的发展和人们的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佛教对中国传统伦理纲常产生强烈冲击，其中佛教从万物皆空的本体认识出发，在对待生死问题上，主张以寂灭来超越生死轮回，以期实现往而不返的极端认识；而道教重生执“有”，追求保身养生，甚至出现成仙不死之说，无视生命的变化，走向知聚不知散的另一个极端。这些当时社会流行的佛老生死思想，都对张载重新思考生死产生重要影响。在当时社会礼乐崩坏的情况下，张载以恢复儒家道统为神圣使命，积极提倡“以礼为教”，力图纠社会之弊，实现“三代之治”。其中包括在处理生死问题中的个体死亡时，主张恢复古礼，重新祭出“礼教”，对祖先之神实施祭礼，通向孝道的回归，一方面实现恢复周礼的追求，一方面实现社会良好秩序的重建。

基于对所处社会，礼乐崩坏，佛老思潮盛行，时局动荡环境下，个体心灵的无所归和不安定的状态，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个体命运和生死问题惶恐认识下，张载为肩负纯化世风、复兴周礼之责任，张载开发出新的生死观念，架构一个超越佛老与汉唐儒家生死思想的新型生死观，有效地彰显出了儒家生死观的价值意义，为后世儒家生死观的发展奠定了规模。

二、“生生之谓易”的气化论

张载生死观的理论来源，主要是吸收易道思想，认为万物的形体消散、生死规律不过是遵循太虚天道，从根源处揭示宇宙的生生变易之道与生死之理。张载通过构建其气化流行的本体论来重新诠释万物本然的生生不已，成为其哲学思想的重要特色。

“生生”的理解与“生”一字的释义分不开，《说文》中将“生”解为：“生，进也。象草木生出土上。”就其原始含义来说，生指的是生命自然而然地产生。“生生”由“生”字叠字而来，在先秦文献中出现多次，如《庄子·大宗师》中，“杀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墨子·尚贤下》中，“若饥则得食，寒则得衣，乱则得治，此安生生。”而构成后世“生生”概念重点讨论源头的，则是《易传·系辞上》中的：

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

与此句相照应的是《易传·系辞下》中的“天地之大德曰生。”和“天地，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历代学者对“生生”进行了多种多样的解释，一般对“生生”的解读包含有两层含义：一是当作连动结构，即生而又生，是一个连续不断的生命演化历程。

“生生”一词还可用为动宾结构，前一个“生”作使动用法，意谓“使……生成”，后一个“生”作宾语指生命体，“生生”亦便是“使生命生成”或“创生生命”，张载认为“生生，犹言进进也。”进进，两个动词在一起，指运动与运动连绵不息，就万物创生而不断延续其生命活动的流程来看，两种理解并不相悖。在《易传》中的“生生”，即“生生之谓易”，易理的根基在于“生生”，对“易”一词的理解，学界一般依郑玄之说，将“易”界定为三义，即变易、不易、简易。就“变易”而言，“生生”代表世间万物都遵循“生生”之理不断生成、发展、演变及衰败至消亡的过程；就“不易”而言，万事万物都处于变易之中的这一现象及事实乃是不易的；而“简易”，则意指“易”之一词实乃统御变化多端的现象世界的根本大法，“简”以驭繁，“易”以定常，于是“生生”更成为存在的本性。^①虽以“生生”解“易”，但历来对“生生”的理解都绕不开阴阳消息的变化，如京房、荀爽、王弼等人，各家的解释都指向一个方向，即阴阳消长变化是理解“生生”的关键。阴阳在易学的总体框架中，不是对立与斗争的关系，而是交感与消息，相辅相成和化生万物，二者只是生命力的不同形态。阴阳之间的互生互转，就是生命力的两种形态之间的相互转化；阴阳和合，就是两种形态相互作用，达到一种和谐，并由此而生出新的生命力。^②

在张载这里，气为万物之源，并对气的形态及其关系做了规定：

“太虚者，气之体。气有阴阳，屈伸相感之无穷，故神之应也无穷；其散无数，故神之应也无数。虽无穷，其实湛然；虽无数，其实一而已。阴阳之气，散则万殊，人莫知其一也；合则混

^① 陈伯海. “生生之谓易”——一种生命哲学的存在本原观. 社会科学战线（新国学研究），2008（9）：第162页。

^② 吴飞. 论“生生”——兼与丁耘教授商榷. 中国文化研究，2018：第17页。

然，人不见其殊也。形聚为物，形溃反原。反原者，其游魂为变与！所谓变者，对聚散存亡为文，非如萤雀之化，指前后身而为说也。”（《正蒙·乾称篇》，《张载集》第66页）

张载将太虚之气确立为万物存在的本源，而气具有阴阳两性，聚、散两种存在形态，万物来源于气，又复归于气，气聚则万物生，气散则反原于太虚，而非走向“无”，这一点，也是张载对于佛道以“空”、“无”消解世界存在实在性的回应。而气的阴阳与聚散之间也存在联系：

“阴性凝聚，阳性发散，阴聚之，阳必散之，其势均散。阳为阴累，则相持为雨而降；阴为阳得，则飘扬为云而升。故云物班布太虚者，阴为风驱，敛聚而未散者也。凡阴气凝聚，阳在内者不得出，则奋击而为雷霆；阳在外者不得入，则周旋不舍而为风。”（《正蒙·参两篇》，《张载集》第12页）

云雨雷霆等自然现象的产生均与气的阳聚阴散相关，气的存在在张载这里被引向人的存在，也即天道与人道的结合：

“气之聚散于太虚，犹冰凝释于水，知太虚即气，则无无。故圣人语性与天道之极，尽于参伍之神变易而已。”（《正蒙·太和篇》，《张载集》第8页）

“气有阴阳，推行有渐为化，合一不测为神。其在人也，智义利用，则神化之事备矣。德盛者穷神则智不足道，知化则义不足云。天之化也运诸气，人之化也顺夫时；非气非时，则化之名何有？化之实何施？”（《正蒙·神化篇》，《张载集》第16页）

“性”作为与人相关的规定，同样本于“太虚之气”，由气的聚散可以探究性与形而上天道之极，天道意义上的太虚之气与人道意义上的心性由此得到了进一步的沟通。在气化流行的意义上，天、地、人、物等能否具体地呈现出来，依赖于阴阳之气的聚散，此时，天地万物普遍必然地处于生生不已的过程之中，由此使得各自独立的天地万物成为相通相联的存在。简言之，在张载那种在以“气化之道”为中心的过程论视域下，此一物的生生不已和另一物的生生不已之间是一体贯通的。^①

三、死生有命的生死观

在对“生生”各方面思想展开讨论的同时，得到学界普遍认可和不容忽视的一点认识是，儒家关注的“生”并非那种单纯朝向未来的生命生成现象。相反，它对未来、对生的关注恰恰是以死亡、以过去为背景展开的。^②这就关系到儒家思想内在逻辑中“生”与“死”的关系问题。

（一）死亡：知死必矣

张载否定佛教关于“前身”、“后身”的“轮回再生”观点，认为死亡在根本上仅仅意味着生命存在向“太虚”本体的必然还原，而绝不预示着生命存在由此岸之“前身”向彼岸

^① 张美宏. 生生之道与圣人气象：北宋五子万物一体论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0：第109页。

^② 蔡祥元. 儒家“生生之论”中的“向死而在”——兼与孙向晨的一个对话. 哲学研究，2018（9）：第105页。

之“后身”的转化；同时对道教追求个体生命的“永生不死”，也颇为不满：

至于谈死生之际，曰“轮转不息，能脱是者则无生灭”，或曰“久生不死”，故《正蒙》辟之曰：“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夫为是言者，岂得已哉！（《正蒙·范育序》，《张载集》，第5页）

《易传》在肯定天地有生之德的同时，也指出要知“死生”、“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易传·系辞上》）在张载这里，对生死理解离不开其关于气化流行过程的认识，“聚亦吾体，散亦吾体，知死之不亡者，可与言性矣”（《正蒙·太和篇》，《张载集》第7页）“知死必矣”是张载对死亡在本体论层面所作的一种必然性预见。^①当死亡变成个体的必然命运之后，需要做的就是实现对生死问题的豁然认识，张载承认死亡的必然性，且都把生和死纳入气聚气散的范畴之列，人的生死存在不同于佛教所追求的永生不死的精神涅槃，存在的仅仅是与天地阴阳之气相接的一气之聚散。

从气化流行的意义上讲，人之生是气聚的结果，人之死则是气散为“太虚”的结果，与张载思想中的“幽明”之境相关，即人由生走向死，意味着气在存在状态上由“明”转向“幽”，而不是气的彻底消亡。但也仅仅是一气之聚散下的“形聚为物，形溃反原”，而“反原者，其游魂为变与！所谓变者，对聚散存亡为文，非如蜃雀之化，指前后身而为说也”（《正蒙·乾称篇》，《张载集》第64页）与一气之化流行的天道观基本一致，人的生命之气无论聚散同样不失吾体吾常，故人生而非罔死亦不亡，生死如同气之聚散有其必然性。人归向死亡的命运，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而恰恰与对象世界的生生不已具有同根同源的关系，即都是“虚气”聚散不息使然的结果。

张载将这种基于气化流行本体而来的“知死必矣”生死命运，与天德联系在一起，从人的生物生命角度，个体的生死皆由太虚之气氤氲而来，生命受到气质之性的限制，表现在个体生存方面就是寿命长短，但这种死亡也只是返归太虚本然之气的过程。从道德层面看，如果能够勘破这种个体生死问题，以实现天德为性命指归，顺天乐命，生死问题即道德追求问题。张载论生死之命，最终目的是追求一种“命”、形而上“道”合一的永恒价值。

（二）鬼神：二气之良能

基于对生死观的新认识，张载对鬼神的理解也与以往不同，与《易传·系辞上》中“鬼神”之情状即“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的理解不同，“物之初生，气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气日反而游散”（《正蒙·太和篇》，《张载集》第7页）张载以“精气为物”为“神”之情状，以“游魂为变”为“鬼”之情状，进一步将鬼神理解为“二气之良能”：

“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圣者，至诚得天之谓。神者，太虚妙应之目。凡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尔。”（《正蒙·太和篇》，《张载集》第9页）

^① 张美宏. 生生之道与圣人气象：北宋五子万物一体论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0：第113页。

“良能”一词本来源于《孟子》，“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尽心上》）即人所具有的不需要学习就先天本然明晓善的能力，张载明显意指鬼神是二气自然而然的能力。而在善的意志方面，前面也稍有论述，张载通过气的本体作用，实现天道与人道的统一，“天德良能”是一种生生万物的能力，是一种神圣而不可知的自然能力，但“天良能本吾良能，顾为有所丧耳。（明天人之本无二）”（《正蒙·诚明篇》，《张载集》第22页）天、人均为一气之聚散，所以天自然之善的本性也就转化为人的自然之善的本性。在鬼神观念上，从自然而生和善之意志两方面，同样实现了从自然之道到伦理之道的统一。

鬼神不同于“物怪神奸”，作为气聚散的表现，并且无论聚散都不失其之绵永恒常，“鬼神常不死，故诚不可掩”（《正蒙·神化篇》，《张载集》第16页）“鬼者，归也，归于太虚之氤氲也”（《正蒙·乾称篇》，《张载集》第63页）鬼与太虚之气的日归日散联系在一起。而“物怪神奸”：

“今言鬼者不可见其形，或云有见者且不定，一难信；又以无形而移变有形之物，此不可理推，二难信……今之言鬼神，以其无形则如天地，言其动作则不异于人，岂谓人死之鬼反能兼天人之能乎？今更就世俗之言评之：如人死皆有知，则慈母有深爱其子者，一旦化去，独不日日凭人言语托人梦寐存恤之耶？言能福善祸淫，则或小恶反遭重罚而大慈反享厚福，不可胜数。又谓“人之精明者能为厉”，秦皇独不罪赵高，唐太宗独不罚武后耶？又谓“众人所传不可全非”，自古圣人独不传一言耶？”（《性理拾遗》，《张载集》第373页）

张载明显直接否定了传统世俗对鬼神的理解和滥用，挑战了传统意义上的原始鬼神观念，即可以从无形变为有形，虽无形却能如人言语，精明而能福善祸淫的所谓鬼神。同时，也对汉儒以阴阳名鬼神，有所超越，汉儒对鬼神的认识，仍是停留在气化生死论的启蒙层面，^①张载已将生死观中的生成义与本体义融为一体，互补圆通，重构了儒家鬼神观。基于对鬼神生成原因及存在形态正确认识上，张载相当重视祭祀，极力主张正统的祭祀观，反对淫祀及怪妄。祭祀的对象主要包括活生存在的自然神，即“社稷、五祀、百神者”，而在祖先神的祭祀方面，鬼神是气中之灵，所以歆享祭祀的是气，人死只归于太虚，不是别一有形之鬼来享用祭品。“此言鬼飨，既不在庙与坛墀之数，即并合上世一齐飨之而已，非更有位次分别，直共一飨之耳，只是怀精神也。”（《经学理窟·祭祀》，《张载集》第295页）鬼神是气中之精，在天曰神，在地曰示，在人曰鬼。神、示、鬼都是异名同实的存在，祭祀时，就是此气的聚拢。

在生生哲学视野下，张载基于气论本体认识，主张生死齐一、鬼神为生生不止之气之屈伸存在，而祭祀是与鬼神相接，祭祀中子孙与祖先实现某种“交流”，而这也即生生哲学中所强调，使个体中的“我”在祭奠“亲人之死”中延续“共世代”的结构，以“慎终追远”

^① 张波. 张载生死观新论. 船山学刊, 2009(4): 第87页.

的方式保持生存中超越的维度。^①

四、存顺没宁的人生观

对于张载来说,在生死观问题上,存在的与其说是我们生命“前后身”的生死两判,不如说是“知生无所得则死无所丧”、“知死而不亡”的生死一体、生死无间。^②正是基于此认识,张载主张面对生死问题时,“存,吾顺事,没,吾宁也”的顺生安死,“反之为鬼,以其归也”的“视死如归”。

张载哲学的基本点在于天地万物皆为一气所化生,气有聚散,而无生灭。既然气不存在有无之分,而人则无所谓生死之别,人之生死,乃气之聚散,人死亦并非归于无,而是归于本源之“有”,则生不足喜,死不足忧。在此基础上,张载提出“存,吾顺事,没,吾宁也”(《正蒙·乾称篇》,《张载集》第63页)“存,吾顺事”强调自我在有生之年对人生使命的积极担当,而“没,吾宁也”则预示着自我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的泰然自若,人生时应尽心尽力做事,尽仁尽孝,死时则自然心安理得,安生安死,张载所倡导的是一种对生与死的超越。“存,吾顺事,没,吾宁也”出自张载著名的《西铭》篇: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惇独鰥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违曰悖德,害仁曰贼;济恶者不才,其践形,唯肖者也。知化则善述其事,穷神则善继其志。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恶旨酒,崇伯子之顾养;育英才,颖封人之锡类。不弛劳而底豫,舜其功也;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体其受而归全者,参乎!勇于从而顺令者,伯奇也。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女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正蒙·乾称篇》,《张载集》第62、63页)

历来对《西铭》主旨的理解所谓见仁见智,说法不一。而联系张载从气出发的整体语境和思想脉络,在“生生”之论视域下,我们可以发现,张载是在“天人一气”名下,在使气的阴阳远取诸物于“天地”(乾坤),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地近取诸身于“男女”(父母)的同时,为我们阴阳化生出一个“家化的宇宙”与一个与之相应的“家化的社会”,^③以“家”的形态为二者共同的本来面目,使天道与人道得以相互通约、趣为一体,并最终呈现“天亲合一”思想。

在《西铭》描绘的世界里,不仅“物吾与也”,宇宙的万物都已被我引为已辈同类,且“民吾同胞”,人间的众生皆与我有着血脉相通的手足之情,正因此,“孝”在张载这里同样具有生生不已的世代性,从“孝”的“共世代”的逻辑来看,一方面,“孝”意味着对

^① 孙向晨. 生生: 在世代之中存在. 哲学研究, 2018 (9): 第113页。

^② 张再林. “死而不亡”如何成为可能?——张载“气化生死观”的现代解读. 中州学刊, 2012 (5): 第121页。

^③ 张再林. “死而不亡”如何成为可能?——张载“气化生死观”的现代解读. 中州学刊, 2012 (5): 第122页。

生命诞生和成长的感恩和报答；另一方面，这种结构也要求一种自我维持，基于对生命延续的敬畏，最大的“不孝”，就是绝先祖之祭祀。^①在张载这里，从孝敬血亲养育之恩的父母上升到对天地“自然父母”之孝的内在统一过程，孝道成为生命的至极之道，并且这种孝道，通过“推及”的“教化”，可以最终形成一种普遍的泛爱众、民胞物与的道德意识。从代际关系来讲，对于个体来说，魂之所归、气之所返，正是一种“反之为鬼，以其归也”的回归过程。而“家化的宇宙”与“家化的社会”的构建，使得“家”不仅是每一个人生命的生存意义之地，而且亦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死亡之宗旨的最终归依，也正是这种家的“内在的超越”，使得古人坚信神祖相通、神祖合一，甚至虽然没有对神佛的崇拜，却依旧可以祭祀祖宗。所以张载趋向“严宗庙，收族属”的宗法的周礼，重新祭出“礼教”，在宇宙万物相通的境界下，对祖先之神的追悼，同样是一种孝道，从这种“丧祭之礼”中去领会死亡之于“世代之中”的意义，以及在亲人之死后如何继续保持一种持续共在结构。^②

结语

在生生哲学论域下，张载从“生生之谓易”的本体认识出发，主张天地万物皆为一气所化生，气有聚散，而无生灭。人的生死，气的屈伸，都能通过穷尽气化之道而体现，通过把形上天道与形下人道结合，从而实现天人合一，而气无有无之分，则人无所谓生死之别，人之生死，乃气之聚散。从这种气的聚散一体的本体论认识出发，人死亦并非归于无，而是归于本源之“有”，从中得出一种人的生死同条、生死一贯的人生论认识。

在“天亲合一”的认识论中，通过“家化宇宙”与“家化社会”的结合，个体与世间万物皆属一体，从血缘血亲关系上讲，父母与个体“我”的存在有着绝对的关系，从祭祀“追远”角度看，又通过这种方式与祖先取得某种联系。所以说，每一个个体联系的都不只是自身的生与死，更通过每一个自身的存在勾连起上至父母、远至祖先，勾连起人类的世代，也正是在这种联系上，张载“生生”视域下的“孝”，不止具有血亲意义上的回报与感恩，同样具有与过去祖先神相沟通的意义。在此基础上，张载提出：“存，吾顺事；没，吾宁也。”即人生时应尽心尽力做事，尽仁尽孝，死时则自然心安理得，安生安死。而只有穷尽了事物本性而达到“性尽”之境界的人，才能达到人对本体之悟后对生死的超越，才能使二者统一起来，实现生不足喜，死不足忧的境界。

张载“生生之论”视域下的“死亡”面向问题，沿着气化本体论、生死一体的认识论和存顺没宁的人生观的理论架构完成其认识，是一种直面生命本真的智慧体现，也是其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对于后世生死认识产生重要影响，如王船山把横渠学的主题概括为“贞生死以尽人道”，在继承张载生死观基础上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生死哲学体系，既继承了张载气化论思想，又进一步诠释了张载由气化之自然本体论而发展出的“存顺没宁”的生死观。这些均对于丰富儒家生生哲学问题中探究关于过去和死亡问题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① 孙向晨. 生生:在世代之中存在. 哲学研究, 2018(9): 第117页。

^② 孙向晨. 生生:在世代之中存在. 哲学研究, 2018(9): 第117页。

参考文献

- [1] [宋]张载《张载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
- [2] 陈伯海.“生生之谓易”——一种生命哲学的存在本原观[J].社会科学战线(新国学研究)2008年第9期。
- [3] 吴飞.论“生生”——兼与丁耘教授商榷[J].中国文化研究,2018年第3期。
- [4] 张美宏.生生之道与圣人气象:北宋五子万物一体论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0年。
- [5] 蔡祥元.儒家“生生之论”中的“向死而在”——兼与孙向晨的一个对话[J].哲学研究,2018年第9期。
- [6] 孙向晨.生生:在世之中存在[J].哲学研究,2018年第9期。
- [7] 张再林.“死而不亡”如何成为可能?——张载“气化生死观”的现代解读[J].中州学刊,2012年第5期。
- [8] 杨雄.“贞生死以尽人道”——王船山对张载“存顺没宁”生死观的继承与发展[J].船山学刊,2006年第4期。
- [9] 孙向晨.向死而生与生生不息——中国文化传统的生存论结构[J].宗教与哲学,2014年第3期。
- [10] 章林.儒家“生生”哲学的特质及其演进脉络[J].哲学与文化,2016年第3期。
- [11] 李承贵.生生:儒家思想的内在维度[J].学术研究,2012年第5期。
- [12] 马士彪,杨晓薇,王东瑶.“儒家生生思想研究”课题咨询会暨“儒学当代开展问题”研讨会综述[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 [13] 刘泽亮.生生之道与中国哲学[J].周易研究,1996年第3期。
- [14] 杨国荣.张载与理学[J].人文杂志,2008年第6期。
- [15] 张波.张载生死观新论[J].船山学刊,2009年第4期。

Zhang Zai's view of life and dea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heng Sheng"

PangXin

(Yuelu Academy of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 Hunan,410000)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heng Sheng philosophy, Zhang Zai constructs the ontology of Qi's integration of gathering and dispersing from the understanding of "Sheng Sheng is called Yi". Starting from the fact that all things in heaven and earth are transformed by one breath, and that the breath gathers and disperses without birth and death, the metaphysical way of heaven is related to the realm of physical humanity, and the view of life and death is generated that the life and death of human beings are the gathering and dispersing of the breath, and the death of human beings is not to return to nullified, and death and life have life and death. This gasification view of life and death is not only connected with the "one Yin and one Yang" of the way of heaven and earth, but also with the "dry said father, the mother said mother" of the "combination of heaven and mother" concept, and then produce "existence, I shun things, no, I Ning also" shun life and peace of death. This transcendence of life and death has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philosophy of life of later generations, and also reflects zhang zai's historical return to the patriarchal clan thought of "family doctrin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fe".

Keywords: Zhang zai; *ShengSheng*; Gas; Life and death; Save shun ning

作者简介: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硕士研究生庞鑫